

在长征路上



——“最难忘的一件事”征文选辑

机械电子工业部老干部局 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

在 长 征 路 上

——“最难忘的一件事”征文选辑

机械电子工业部老干部局 编



机 械 工 业 出 版 社

在 长 征 路 上
——“最难忘的一件事”征文选辑

机械电子工业部老干部局 编

*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百万庄南街一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17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 印张 $6 \frac{3}{8}$ · 字数 158 千字
1990 年 3 月北京第一版 · 1990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

ISBN 7-111-02285-8 / C · 3

發揚革命優良
傳統
當好後代
的良師益友

與高退休老同志共勉

鄧家華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向为机电工业做出贡献
的台历表致敬！

何定远
一九八二年元月

目 录

国务委员邹家华题词

机械电子工业部部长何光远题词

在长征路上	陈文智 (1)
三过草地	张开林 (5)

一场特殊斗争	黄知机 (8)
难忘的两小时	李长新 (12)
在朱总司令身边的日子	刘 新 (14)
随陈云同志到北满工作	闵长生 (18)
白求恩挽救了我的生命	王克俨 (22)

抗大生活片断	魏达三 (25)
在敌人刀尖下的经历	张 方 (27)
三过封锁线	高石伦 (31)
突破封锁上太行	李 进 (35)

一次夜袭战	刘子高 (39)
反扫荡斗争	张卜文 (41)
田口镇歼敌记	刘振山 (44)
夜袭阿湖镇	王启东 (48)
捣毁尧山据点	张志萱 (50)
突破重围	王力真 (53)
五分钟的伏击战	王树德 (57)

挺进东北	徐 亮 (59)
夜行军	祁文才 (62)
敌人象装在玻璃瓶里	王绍禹 (66)
巧计歼敌	于文汉 (70)
潜渡海南	林庆晓 (74)

南下广西第一仗	蒋守发 (78)
意外的收获	郭明新 (80)
梦牵江南桐花雨	袁至礼 (84)
夜送子英	刘沛林 (90)
我的战友刘凯	周 藻 (95)
回忆教导员汤江声	孙耀培 (99)
怀念指导员李熙民	王铭慈 (102)
军民鱼水情	马生高 (104)
江南老大娘	虞 健 (107)
感人的争夺	王步云 (111)
党就在身边	冯锦璋 (113)
在苏州寻找地下党	胡剑英 (118)
敌人中了“空城计”	刘之驥 (121)
北平的地下宣传	白 羽 (123)
英雄朱万富	高 飞 (126)
终生的遗憾	刘玉贵 (128)
强送急件	刘信浩 (132)
过鸭绿江大桥	吕政鹤 (136)
难忘的一次慰问演出	武世昌 (139)
成功的演出	梅国琢 (141)
我参加了“两航”起义	范星旅 (143)
在军歌声中走向革命	程茹娟 (145)
郝家岔兵工厂	孙云龙 (148)
艰苦创业,生产炮弹	赵 引 (150)
两根胡萝卜	傅玉兰 (154)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变化	张本鸿 (156)
我国通信事业的一件大事	张寿元 (158)
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马云鹏 (162)

伏“虎”记	姜 波 (166)
珠光砂石棉水泥板	徐学锴 (170)
情系西宁	蒋其家 (174)
忆羌塘	邓社杰 (179)
我爱那血汗铸成的文凭	李宜德 (183)
迟开的花蕾	秦慕岚 (186)
接受新任务的一天	刘大明 (189)
后记	编 者 (193)

在长征路上

陈文智

1935年8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了四川松潘。当时接到一个停止待命的通知，大军就露宿在野地等候新的命令。

等了几天命令还下不来，我们心里都很着急。尾随在后的国民党军阀杨森、刘湘等残部摸不透我们的意图，只敢远距离地对我们窥视，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从川北到松潘这一路上，我们把这群尾随的野狗揍得像惊弓之鸟一样害怕了。

又候了几天，命令来了，叫准备干粮，每人能背多少就尽量背多少，每人还要带张老羊皮，一个盆和一双爬冰山用的“脚马子”（带铁爪的牛皮套鞋），还特别叮嘱要带食盐、生姜、斗笠和当拐杖用的木棍。此外再加上枪支、子弹、铁锹、镐头等，大概每个人要带百把斤东西。我还做了一袋干牛肉粉面，它在以后缺给养的长征路上起了很大作用。

长途行军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在这期间，敌人始终没有敢向我们打一枪，直到我们临走的时候，敌人像欢送似地响了一阵枪，但我们很快把它压下去了。

部队向西南方向挺进，一连走了4天，连长才说：“准备好，要上山了！”我向前一看，只见天连地，地连天，灰蒙蒙一片，分不出哪是山，哪是天。原来我们已经来到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脚下。

我们问当地老乡，这山上能不能走人？他们说：“传说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的一支队伍走进这座山里，结果一个人也没再走出来。”

在夹金山山下露宿了3天（我估计是在侦查道路）。我们整理行装，讨论爬山的方法，充满信心地要翻过这座傲然屹立的冰山。

第4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快要上山时，我们瞧见朱总司令和其他几位首长站在那里，朱总的爱人康克清也背着两个大包站在一旁。他们站在那里已经很久了，每走过一个单位，朱总司令就讲话，鼓舞战士们前进。

朱总手执一根粗拐杖（战士们都说这拐杖是总司令在德国留学时带回来的），穿着“脚马子”，也挎着一个大包，没有骑马。他穿得很单薄，精神极好，略带微笑地对我们说：“同志们，努力呀！争取今天爬过这座山。过了山，前面的路就比较好走了。”我们连是走在最后的一个单位，总司令说完话，就和我们大队一起向前走去。

部队愈走距离拉的愈大，走着走着前后都不见人了。这山上，根本没路，连可以攀扶的小树和草棵也没有，到处都光溜溜地像块玻璃似的。好容易前进了几步，又哧溜一下滑了下来。一不小心就溜进山沟里去了。有时候连腰也直不起来，只好趴在冰上，用铁镐凿个小孔，一台一台地往上爬。约莫到午后两点多钟，我好不容易才爬上了山顶，累得喘不过气来。

到山顶之后，就好像走上了南天门，一抬手就可以摸着天似的。团团乌云在脚下翻滚，白茫茫，灰沉沉，连方向也辨别不清。我心里发了愁，常言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面对这样高而陡的冰山，又扛着那么重的东西，怎么往下走呢？我站在山顶上停了几分钟，正在发愁，猛然间背后爬上来一个炊事员，他看着我，给我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要我向他学习（据山下老乡说，进到这个山里就不能说话，说话人就会死去。这无非是渲染冰山的神秘性，其实这时我们也累得不想说话了）。只见他把行军锅放下来，往锅里一坐，用扁担一撑，锅就像一支小船似地顺山而下。这一下启发了我，我把重机枪的筒子和子弹紧紧抱在怀里，

豁上把屁股磨烂，往冰上一坐，便箭一样往下滑去。但我头晕了……。

我在山沟里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四周一片寒气，没有树木，没有一点火光。也不知是什么时间。我用小锹刨了一块冰放在嘴里溶化成水漱了一阵，精神好多了，又吃了一点炒面。我想：“我掉队了，赶快找部队去！”我站起来就走，虽然没有路，也辨不出方向，但我清楚地知道，现在应该是下山，不能往上爬。

走了一阵，发现有些战士零零散散地在地上躺着，我疲倦极了，实在想休息一会，便把老羊皮拿出来铺在一个蔽风地方，连枪带人，躺倒在地上，很快就睡着了。

早就听说前面要过草地。我们几位同志在一块议论，这些山真够爬的，要是有一片绿茸茸的青草，走在上面松软软的该多舒服！谁知一到草地，完全不是想像的那个样子。

从远处望去，草地是绿的。走近一看，绿草下面却淌着黑水，发出霉烂的怪味。

每当我们到一个新地方，遇到新困难的时候，总能得到首长、同志的关怀，尤其是朱总司令，他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我们。在过雪山的时候，他对我们热情鼓励。如今在过草地前，他又来关心我们了。他说：前面的草地并不比雪山好走，你们要从那没有水的地方走，一步要踩一个草心子，不能久停，停久了草根也会陷下去的。人家踩过的草心子你们就不要再踩了。要记住，遇着能休息的地方，就主动停下来休息，积蓄精力。

总司令亲切的教导，给了我们很大帮助。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按着他说的走，结果陷进泥沼。

在草地上共走了25天，眼看快要出草地了，前面突然出现一股骑兵土匪，纷纷向我们射击。当时我们还在一片开阔地上，战斗起来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只好尽快冲出敌人的火网。突然一颗子弹射进了我的右胸，又一颗子弹射中了我的左腿，我便倒下了。我们连的卫生员王秀玲同志马上替我扛起了武器，扶着我

往前走。在一块可以立足的地方，她给我把伤口包扎好。我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扶着她的肩走出了草地。

出了草地，到达毛儿盖。那里有山有树有用圆木做的房子，看着真美，真好像很久航行在大海中的人发现陆地一样，心里高兴极了。在草地几十天脚没干过，于是我烧起一堆火烤烤衣服、鞋子，烧点水喝。这里有人家，但很少，语言又不通，遇事靠“通事”翻译，很不方便。给养一时补充不上，大家就出去挖野菜，捉小鱼吃。朱总司令也常出去找野菜，他先把不知名的草放在口里尝尝，觉着没有毒，可以吃，就把草的形状画出来，传到各单位，要大家都去找这样的野草吃。有时候他还发现了草药，就让卫生员拔来给战士治病。当时康克清同志就经常带着这些草药到连队给战士治病。

在毛儿盖住了一个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毛儿盖会议期间）。那时老乡们常送来一些蚕豆、青稞之类的粮食，我们就用刺刀剁碎了连皮带籽一齐吃光。

后来我们这个团又转移到路和，在那里多少补充了一些给养。在路和镇遇上了从西北窜过来的军阀薛岳部的两个旅，打了一仗，我军大捷，从而又补充了一些枪械弹药。

到最后，张国焘不听劝告，走上了叛党逃跑的道路。他带着一部分部队斜穿草地，返回四川边境，继后又逃跑到青海，终告惨败。

我们这部分四方面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沿着白龙江通过天险腊子口，迅速挺进到会宁县，胜利地和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兄弟部队会师。从此，结束了震惊世界的长征。

（作者原工作单位：内蒙古包头 617 厂）

三 过 草 地

张开林 口述

马胡声 整理

参加革命后，我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最使我难忘的是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三次穿过渺无人烟、到处都弥漫着死亡的恐怖气氛的草地。红四方面军三次穿越草地的艰苦历程，充分反映了张国焘另立伪中央、阴谋分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坚决反对张国焘的罪恶行径，力挽狂澜，把革命队伍引向胜利的严重政治斗争。虽然在若干年后我才逐渐认识到三过草地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内幕，可一旦认识清楚了，我就永远铭记住由此总结出的一条原则：坚持全党的团结和统一行动，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

我是四川人，1914年3月，出生在广元县梁家岭一个穷苦农民家里。1933年5月，我在家乡参加了红四方面军。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连续作战之后，休整了一个时期，作第一次过草地的准备。我们遵照上级命令，每人带上2斤盐、1斤辣椒面、几斤米、几斤柴火、捎上自己打的草鞋。我当时因为又负伤又生病，体质很虚弱，按常规，是要被留下来的，可指导员舍不得我，说：“就是换着背，也要把张开林背过草地去。”直到今天，每当想起指导员的这句话，心里都是热呼呼的。

草地，初看，只觉得它荒凉，阴沉，空空荡荡，无边无际，是个没有人烟的地带。可真要一脚踏上去，才觉得到处都是致人于死地的陷阱。不知腐烂了多少年的丛丛杂草，覆盖着不知有多深多宽的积水和污泥，稍不小心踩了上去，马上就会缓缓地沉没。如果旁边的人去拉，也会一齐陷进去，就像泥潭中有鬼怪在

强行拉人。要是一个人牵着马又不了解情况，就会更加倒霉，马一见青草就要跑去吃，没吃几口，四蹄就慢慢开始下沉，人去拉马，便连人带马一齐陷进去。有的通讯员就是这样连人带马死在草地的。草地气候变化无常，往往风雨冰雹大雪一齐来，比遭遇敌人的空袭还要艰险。腹中空空，路又难走，夜里也睡不着，许多同志病饿交加，永远倒在了草地上。

在草地走了10多天后，我们到了下包座。一天，我以通讯员的身份，随93师政治部李主任到上包座去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中午吃饭时，我见到了久闻其名的毛委员。他个子高，很瘦，头发长，眼睛炯炯有神，身穿黑衣，背挎斗笠，态度很随和地和到会的人打招呼、谈话，一口地道的湖南腔。

军委会议在一座破庙里举行，据说争吵得很厉害。不知为什么，会议结束后，我们红四方面军不向前走了，突然折回头去，第二次重过草地。好多年后，我们才知道，这是张国焘妄图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占山为王”的一桩罪行。

第二次过草地时，行军情况更为恶劣。沿途，我们看见许多早已牺牲的同志，也听到了一些还没断气的受伤战士在呻吟、咒骂。我们含着眼泪，掩埋那些生着蛆的腐烂尸体，沉默地看看那些奄奄一息的红四方面军战士，噙着泪水走了。

敌人的围堵追击很凶猛，天上有飞机轰炸，地面有部队追击，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上觉，无论男女，身上堆满虱子，情况十分恶劣。有一天，敌机突然出现在我们上空，部队连忙分散隐蔽，但是，一颗炸弹落在连部，里面所有的人全都牺牲了。翻过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后，红二、四方面军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领导干部举行甘孜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行径。由于朱德等同志的强烈反对，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同意部队继续北上。

于是，我们从原路返回，第三次穿过茫茫草地。这一次过草地，组织工作搞得比较扎实，每个党员都表了决心，争取一个不

掉队，互帮互助走出草地。女同志组成了小宣传队，沿途唱歌，编些小快板鼓动行军情绪。在过草地前，我们趟着水走过了一条虽不很深但却湍激的小河。上级命令：无论男女，一律脱光衣服过河，因为我们只有一身麻布之类的衣服，打湿了没有换的。这时已近傍晚，天色阴暗，男的先过，彼此一手相挽，一手托着头上的枪械衣物，艰难地走向对岸。女同志过河时，天已黑了，她们每人扯住一匹马的尾巴，衣物放在马背上。后来统计，不少女同志因没抓牢马尾，被河水吞没了。

此时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喝着发臭的稀汤汤，一面同敌人作战，一面派人四出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面袋抖得没有一点细末，草鞋上的皮绊子，皮腰带，都煮来吃了。没办法，首长下令杀马充饥。杀马时，马夫哭了，连马也掉眼泪。饥饿威胁着我们，死亡步步逼近我们。有一天，我们突然被敌人包围了，敌人攻得很凶，疲惫不堪的队伍有些乱。正在危急关头，一个作战很勇猛，绰号叫“膀子师长”的首长振臂高呼：“大家不要跑，我是膀子师长，我在这里！”敌人一听，所有子弹都向他射击。他吸引住敌人牺牲了自己，我们却冲出了包围圈。我们艰难地前进，直到接近黄河，才与党中央派来接我们的骑兵团会师，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经历才宣告结束。

三过草地的不平凡历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我是千千万万具白骨堆中的幸存者。没有战友们的牺牲，没有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共和国没有今天，我也不会幸存下来。我永远牢记用鲜血换来的真理。

(张开林原工作单位：四川绵竹东方汽轮机厂)

一场特殊斗争

黄知机

1939年春，我在福建省委做儿童工作，驻在崇安县长涧源。一天，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派人来接我，说我父亲要我去新四军。我父亲黄道同志，是江西党组织和闽浙赣苏区、红10军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兼统战部长和宣传部长、江西省委书记、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这时由于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合法身份前来新四军军部视察，传达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我父亲专程来到金华，利用新四军驻江西办事处主任的合法身份，负责安排周恩来同志与各省地方党组织负责同志的秘密会见。

我到金华时，感到那里气氛十分紧张。父亲已把江南旅社全部包下，由他带来的新四军一个排昼夜警卫。旅社门外，满布着装扮得五花八门的特务。父亲身穿平日不穿的将军服，披挂起武装带，和曾山（中共中央东南局组织部长，公开身份是新四军民运部秘书长）、温仰春（公开身份是新四军民运部秘书）等同志进进出出，十分忙碌。他顾不上花费多少时间来管我，只简单地对我交代了几句：“过几天，曾山同志要到军部去，你随他走。到军部教导队要好好学习，然后上前线去。”

待了几天，人都混熟了，耳朵听听，眼睛看看，对当时的情况和处境有了大致的了解，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到浙江之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给浙江国民党当局和CC特务分别下达了16个字的指令，就是：“热烈欢迎，保证安全，严密监视，随时汇报。”

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摆出“热烈欢迎”的姿态，在天目山迎接周恩来同志。会见时，在“精诚团结”的口号下，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三条要求：一是共产党应指定人同他联系，以便随时协同作战；二是共产党员参加他们的政治工作，并交一份党员名单以便联系；三是共产党不要在他们后方搞武装。这些要求实际上是想摸清我们地方党组织的底细，是为实应蒋介石“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的需要。周恩来同志为了团结抗战，作了一些让步，但拒绝了交一份党员名单的要求。

CC特务们仍不死心，他们以“确保周副部长安全”为名，派了一个连守卫在周恩来同志下榻的中国旅行社，并派两个特务分别充当“副官”和“勤务兵”，名为招待周副部长生活，实为监视周恩来同志的行动，控制与周恩来同志接触的所有人，特别是所谓“奸党嫌疑分子。”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他们的任务，既要安排周恩来同志与地方党组织负责人的会见，又要防止暴露地方党组织（特别是浙江省委）负责同志的身份，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一连几天，都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不断有同志秘密前来，其中有我原来认识的，如福建省委宣传部长范式人同志、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江西省委的郭潜同志等。有的我原来不认识，后来才知道的汪光焕、龙跃、吴毓、薛尚实等同志，陆续来了20多人。就在这几天里，一个周密计划悄悄地安排妥当了。

4月3日，周恩来同志到永康县去拜访他的表叔，返回时汽车“抛锚”，陪同的特务们只好随周恩来同志步行几十里返回金华。到金华后，周恩来同志又紧接着召开记者招待会，特务们被折腾得十分疲劳。在此之前一连几天，周恩来同志又是向各界讲话，又是参观工厂，又是观看歌咏队演出，早已把特务们拖得够呛。这时，他们大概以为周恩来同志自己也很疲劳了，因而放松了一些。趁此机会，周恩来同志开完记者招待会后，突然抽身进入了江南旅社。

等候在这里的同志，十分高兴地迎接周恩来同志的到来。接